

道一套4层楼房子里，应该算是这个大街最好的贫民住宅了。4个楼梯口，每
房间的窗户向西开着，背街房间的窗户则向东开着，这样便于室内空气的流
台——都。所以，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把每个走廊的
箱、衣柜、桌子、椅子、成箱成箱的通心面统统堆在了墙脚根下
起来还是乱糟糟的。

拖着长长尾巴的，
有点距离，带着，
起居室里，一方，
上的第一，
吃饭时，
俱全，与，
桑塔日子过得还不是那么拮据。

放在母亲床上，然后转身到自己的房间换衣服去了。当她再出来时，维森特
起居室的大折叠床上呼呼入梦了。那个大木床打开之后很大，肆无忌惮地占
维娅穿过走廊想去厨房洗把脸，却发现母亲在餐厅里坐着等她，手里端着一
种架势。奥克塔维娅就知道，她和母亲之间又要展开一番唇枪舌战了。之后
家庭的未来计划——比如说，要不要在长岛买间房子？要不要让最聪明的孩

，她说的还是意大利语。
上你了？要不然他给你送冰淇淋干什么？
的嘲讽感到得意，但她突然停下了。

，可千万别让她摔下来。
知道她对那个给她送冰淇淋的傻小子，
儿子的名字和自己作对的话，
和母亲还发生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

THE
Godfather

幸运的朝圣者

〔美〕马里奥·普佐 著 邓文华 译

THE
FORTUNATE
PILGRIM

幸运的朝圣者

马里奥·普佐/著 邓文华/译

重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幸运的朝圣者 / (美) 普佐 (Puzo, M.) 著; 邓文华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6
ISBN 7-5366-6584-9

I. 幸… II. ①普… ②邓…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4183 号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版贸核渝字 2004 第 51 号

THE FORTUNATE PILGRIM by MARIO PUZO

Copyright: ©1997 BY MARIO PUZO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DONADIO & OLSON, INC.

through BIG APPLE TUTTLE - MORI AGENCY,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04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幸运的朝圣者

XINGYUNDE CHAOSHENGZHE

[美] 马里奥·普佐 著 邓文华 译

策 划: 汉霖文化

责任编辑: 江 萍

重庆出版社出版、发行

重庆长江二路 205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印刷

开本 880 × 1230 1/32 印张 8.5

字数 220 千字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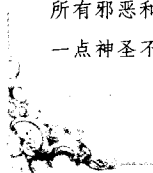
ISBN 7-5366-6584-9/I·1182

定价: 18.00 元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家人和诺曼

从出生到死亡，每个人心底都顽强不断地孕育着——某种同所有邪恶和痛苦抗争的力量，由此表明——人都愿意弃恶扬善，这一点神圣不移地存于每个人的心中。



—— 西蒙·威尔

前言

我认为,我的第二本书即《幸运的朝圣者》,是我最好和最私人化的小说,而且在我看来,它也应该是最令人感兴趣和最活泼的一本小说,因为它充满了突如其来的转折和意外。

坐下来准备写作本书的过程中,我始终把自己想象成书中的主人公。故事的最初雏形是这样的:一个穷困潦倒的作家,他的父母兄妹都反对他从事写作,但他通过自己的不懈抗争和努力,最终还是取得了成功。写作本书的本意是想表示出我本人对意大利传统的疏离和拒斥,以及我对自己脱身其中的农民们的愚昧浅薄从内心感到的鄙弃。

但是,当本书最后完成时,我发现书中的女主人公——母亲——竟然成了其中的正面英雄人物时,我把自己都吓了一跳。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我众多的姐妹们身上,书中的她们似乎比我亲身经历的更诚实、更值得信赖和更加勇敢。在书中,那些头戴浸透汗渍的灰呢帽、留着翘八字胡、每天工作十二个小时的意大利移民也像英雄一样那么体面和尊严。当我最终察觉这些时,说真的,我也不知道这一切究竟是怎么发生的。

当然,所有年轻的作家都渴望不朽,那意味着数百年之后还会有人拿

起他们的作品津津有味地阅读,并且发现读书改变了自己的命运。正如我15岁时阅读《卡拉马佐夫兄弟》后的感觉一样,我非常珍重自己内心所领悟到的真理,并曾经发誓说,除非完全出自内心,否则我决不多写一个字来充数。在《幸运的朝圣者》面世之际,我可以说我做到了这一点并由此理所当然地认为,我将会因为自己是本书的作者而顺理成章地变得富有,且广为人知。

但事实却没有我设想的那样一帆风顺:虽然这本书也受到了一些好评和赞赏,但它远没有取得我所预料的轰动效果。周遭的一切还在按部就班地进行着,似乎什么也没有发生。我既没有因此而成为腰缠万贯的富翁,广大的读者对我的名字还是一无所知。相反的,写作占去的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使我比以前生活得更加拮据和困顿,我不得不同时打两份工来养家糊口。

说实话,在内心里,我感到很受挫而且有些愤懑,我被迫静下心来重新思考我的一生。为什么公众对我投注了极大心血的故事和人物不感兴趣呢?是不是他们觉得其中的语言和句式索然无味?当我的作品无法换取每日必需的面包时,为什么我的家人还能安之若素呢?难道他们早就预料到了那是我写作的命运?公众那么沉溺于那些跟他们的生活毫无关联、却充满了血杀火并的事情,原因在哪里呢?……最后,我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这十年里,我几乎是在一种纯粹自恋的状态中工作的,我就是意大利文化中被人唾弃的人物,即那种既不能养活自己也不能养活家人的所谓“废物”。

这种反省的结果在某种程度上是令人满意的。为了摆脱失望的情绪,也为了让我的家人不至于对我再失望,我决定炮制一本畅销书,用母亲

——卢西亚·桑塔,《幸运的朝圣者》一书中的女主角——日常生活中讲给我们听的传奇故事作为故事主线来写一本书,这就是《教父》诞生的最初灵感来源。打两份工的闲暇时间,我争分夺秒地用四年的时间构造了大众心目中渴望的理想故事——《教父》的模型。它终于一炮打响,成为众人抢购的畅销书,我也一夜之间托它的福而成为了梦想中的富翁和明星。看来,有时候适当地反省一下自己还是蛮有好处的。

但我的内心并没有因此而平静下来。相反,无论《教父》在哪儿现身说话,我的脑海中始终听到的都是母亲的声音。她的睿智、悲悯和她对家庭及生活不可遏制的爱,都是那个时代弥足珍贵、不可低估的女人宝贵的品质。教父唐·科莱昂的勇气和忠诚来源于她,他那慈悲的人道主义也来源于她。通过对教父这个人物的塑造,我听到了自己家庭中诸多兄弟姐妹们的回声,理解了他们对人性缺陷的宽容……到那个时候我似乎才明白,没有母亲卢西亚·桑塔的原型,我根本创作不出《教父》这部作品。

时光穿梭,白驹过隙。一转眼,《幸运的朝圣者》这本书已经诞生30多年了。这期间,美国文化的起伏、女性地位的变化以及日益升温的对人种学研究的兴趣,都使这本以母亲为原型的书在很多方面具备了不谋而合的现代性。也许,人类的经验和变化本来就永无止境。

对于本书的再版,我要感谢兰登书屋,因为它同时给我提供了一个重新诠释本书意义的宝贵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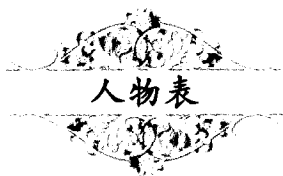
又一次浏览完全书,我发现自己对它的挚爱之情仍然不减当年。因为我挚爱我的母亲,而书中的许多经历和言语都是母亲真实生活的鲜活

记录。母亲的生活极其悲惨和曲折,但她忍耐宽容的性格却包容着一切,更积极一点说,我的每一部著作中都可以看到她的影子。现在,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如果说生活中还有所谓英雄的话,那他就应该是母亲那样的人,而不是我。母亲的悲惨和抗争在这么多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依然令我警醒,时刻激励着我上进。“看哪,看这个女人的委屈和抗争。”——这就是这部小书呐喊的主题。

马里奥·普佐

1996年11月





卢西亚·桑塔·安杰卢兹—柯伯

本书女主人公。安东尼·安杰卢兹的前妻、弗兰克·柯伯的现任妻子。奥克塔维娅、兰瑞、维森特、吉诺、塞尔和艾琳 6 个孩子的母亲。

安东尼·安杰卢兹

母亲卢西亚·桑塔的前夫，奥克塔维娅、兰瑞和维森特 3 个孩子的生父，死于一场事故。

弗兰克·柯伯

母亲卢西亚·桑塔的第二任丈夫，吉诺、塞尔维塔和艾琳 3 个孩子的生父，后来精神失常。

奥克塔维娅·安杰卢兹

母亲卢西亚·桑塔和第一任丈夫的女儿，家里最大的孩子。

诺曼·伯格朗

奥克塔维娅的丈夫，犹太人。

兰瑞·安杰卢兹

母亲卢西亚·桑塔和第一任丈夫的儿子，家里最大的男孩子，昵称洛伦佐。

路易莎

兰瑞·安杰卢兹的妻子。

维森特·安杰卢兹

母亲卢西亚·桑塔和第一任丈夫的小儿子,他出生前父亲已经去世,昵称维森佐、维尼。

吉诺·柯伯

母亲卢西亚·桑塔和第二任丈夫的第一个男孩子。

塞尔维塔·柯伯

母亲卢西亚·桑塔和第二任丈夫的小儿子,昵称塞尔。

艾琳·柯伯

母亲卢西亚·桑塔和第二任丈夫的女儿,家里最小的孩子。母亲喜欢叫她莱娜。

乔·比安科

吉诺儿时的玩伴。

奇—帕斯夸里·比安科

乔·比安科的父亲,意大利高贵的姓氏中的成员之一,移民美国后,成了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受害者。

齐亚·卢西

母亲卢西亚·桑塔最好的女伴,一个老寡妇,在母亲最困难时向母亲伸出了援助之手。

特雷西亚·科克里塔

母亲的女友,冷酷自私,3个儿子在二战中牺牲。

帕内蒂耶里先生

面包师,第10大道上的富人,常常雇用别人给他干活。

盖德·帕内蒂耶里

面包师的儿子。

西诺拉·莱·西尼奥拉先生

私酒贩子，曾数次入狱。

西诺拉·莱·西尼奥拉夫人

私酒贩子的老婆。

约翰·克鲁西夫妇

弗兰克·柯伯的朋友，新教信徒。

希尔瓦·巴巴图医生

第10大道上的医生。

皮尔诺·圣狄尼

货车老板，曾极力撮合女儿卡特琳娜和吉诺的婚事。

德·卢卡先生

意大利黑社会首领，强制收取商业保护税。《教父》中“教父”的原型。





第一部分

第 1 章

两腿一夹，兰瑞·安杰卢兹跨着那匹黑亮的大马，昂首挺胸地穿过峡谷般的街道，两排鳞次栉比的房屋向远处绵延开去。在墙根玩耍的孩子们都停止了手中的游戏，默默地注视着他，眼中充满无比的艳羡。兰瑞突然跑了起来，手中的红色信号灯被他抡成了一个弧圈；钉着蹄铁的马掌有力地撞击在铁轨上，溅出的火花流星一样地窜入第10大道两旁的乱石堆里。他的身后，一列长长的货运火车正响着汽笛慢慢地开过来，在哈德逊街的圣约翰公园稍作停留之后，这些火车又会向北开去。

这是1928年纽约的留影。纽约铁路管理局把这条城市街道划定为铁路交通的中转站，兰瑞这样的“马上巡查员”于是便应运而生，他们专门骑在马背上警示路人，提前疏散街道，以免发生什么意外。几年之后，这里将会架起一座专供火车通行的高架桥，“马上巡查员”的工作也便会被取消。但现在，兰瑞才不会为所谓的未来杞人忧天呢！和所有美国西部牛仔一样，眼下的兰瑞腰身笔挺、不可一世地骑在马背上，自我陶醉地欣赏着脚上结实的白色胶底运动鞋，塞了棉花的阔边帽戴在自己头上应该是格外有棱有角吧？蓝布工装裤的确大了一些，但用两个曲别针把裤脚束起来之后，不是也显得很干净利落吗？

这是一个炎热的夏季夜晚，兰瑞骑马穿过这个颇为寂寞的石头城市。妇女们坐在木箱上叽叽喳喳散布着小道消息，男人们站在角落里大口抽着雪茄烟，一看到有火车经过，最高兴的还是调皮的孩子们，他们在熟悉的街道上憋了一整天无处发泄，火车可为他们提供了施展手脚的大好机会。这不，他们一个个像离弦的箭一样跑出家门，追上火车，娴熟地翻上爬下，根本不觉得其中会有什么危险。火车的到来

在周围的几条街道上都是一件热闹的事，大家这时会聚拢在车灯和邻近的糖果店边上，人欢马叫地闹上一阵，直到火车的长鸣再次响起来，又开到再也听不见了的地方，人们这才散去，于是一切又归于平静。

兰瑞骑着马在前面跑着。不远处，右边的墙壁被推倒了一大片，横七竖八地在远处堆着。中间清理出来的空地现在是切尔西公司的私产，已经放进很多不知是什么的黑色墩状物。一大群孩子们坐在地上，免费观看着哈德逊·盖德建筑公司播放的露天电影。尽管兰瑞和他的马离屏幕还很远，但他们的影子却被笼罩在虚幻的光线之中，形成了一大片奇形怪状的阴影。胯下那匹愚钝的牲畜可领会不了光影反射之类的东西，还以为碰上了妖怪呢，烦躁不安地扭动着身子，巴不得早些离开。兰瑞于是拉紧缰绳，跑过第28大街的交叉路口。原本一度中断的街墙又重新续上了。

离家已经很近了。只要穿过第10大道第30大街的一座天桥，就可以到家了。平时工作一结束，兰瑞就沿着这样的路线回家。但现在，他拿着帽子，继续在马背上跑着。说起来，30和31大街的人不是远亲就是近邻，关系都近着呢。

快速穿过天桥的时候，兰瑞向桥上靠铁轨站着的小孩挥挥手，疏散开街道右边的人群，然后自己拐进了左边的铁路管理局，这是哈德逊河下游用钢铁营造起来的一块平地。

在他后面，巨大的黑色货车吐着白烟驶过来了，像魔术世界里一般，桥梁和孩子刹那间都消失在火车的蒸汽里，只有尖锐的汽笛声欢快地钻进微暗的、几不可见的星空。火车转弯过去之后，天桥又失而复得，然后就是一阵“咚咚咚”下台阶的声音，那是失望的孩子们向街道跑去了。

兰瑞把马拴在扳道工居住的破屋子门前的柱子上，在油漆剥落的墙边长凳上坐下来。大街对面，远远看去像一幅素描画，是他熟稔而喜欢的世界，此时一点一点清晰起来。

距30大街不远的地方是灯光明亮的面包房，涂有柠檬色花纹的台阶经常被孩子们围得水泄不通。店主帕内蒂耶里先生总在忙不迭地往凸起的纸杯里装着奶油蛋糕，草莓色的、桔黄色的、白色的，应有尽有，分量保证给得足足的，让大家满意而归。也难怪，他是富人，



很有钱，甚至拿钱去赌马，所以对大家也都很大方。

紧挨着面包房，靠近 31 大街的地方有一家蔬菜店。窗户上常常挂着火腿、香肠之类的美味佳肴，惹得馋嘴的小孩子们垂涎三尺……再走过去是一家理发店，现在已经打烊了，有一些人坐在里面玩牌。即使在牌桌上，嫉妒成性的理发师还在对每个刚刚理了发、却又不是经过他剪刀修整的人醋意大发。路边的孩子们蚂蚁一样地忙碌着，每天都有数不完的事情要做；黑暗的门前，各自忙着手中活计的妇女们嘴巴一刻也停不下来，谁知道，明天又该流传谁的绯闻呢？

小个子的扳道工巡逻回来了，消息灵通地通报说：“今晚不会再有火车通过了。”于是，兰瑞解开缰绳，跳上马，缓缓爬上一个土坡，转过弯后又跑了起来。

随着马儿有节奏的奔跑，街道两旁整齐的房屋、西侧完整的墙壁也随之颠簸着、倾斜着，像柔软的帆布一样顺次滑过。不一会儿，兰瑞就到了自己的家门口。透过开着的窗户，楼顶上和他面面对峙的似乎是小弟弟维森特，兰瑞向他挥了挥手，但对方没有回应，他又接着吹了几声口哨，对方这才看见，也冲他挥了挥手。墙壁上，几扇破旧的玻璃反射出昏黄的灯光，屋里的灯都暗着，家里没人，刚才每个人在街上都看到了他。兰瑞拍了一下马脖子，又踏过第 10 大道的鹅卵石路，决定先沿着平坦的 35 大街溜达溜达，一会儿再回去。

晚上早些时候，也就是兰瑞·安杰卢兹骑马穿过圣约翰公园的黄昏时分，他的母亲卢西亚·桑塔·安杰卢兹——柯伯——同时是奥克塔维娅和维森特·安杰卢兹的母亲、安东尼·安杰卢兹的前妻、弗兰克·柯伯的现任妻子和后夫三个孩子吉诺、塞尔维塔和艾琳的母亲——正准备离开房间。屋子里太热了，让人喘不过气来，还是到街上和邻居们家长里短地聊会儿天来得爽快，时光也比较容易打发掉。主要的是，可以顺眼照看照看孩子们，谁知道这些天不怕地不怕的魔王们会玩出什么花样来呢？

今天晚上格外清闲，卢西亚·桑塔感到前所未有的舒畅。本来嘛，夏天最让人省心省力。孩子们从来不会感冒或发烧什么的，而且不用为冬天必备的厚棉袄、手套、靴子之类的活计操忙，孩子们冬天的学费还离得远呢！几乎每个人都是草草对付了晚饭，逃也似的离开家门，加入了街上人头攒动的队伍。盛夏的夜晚，人们的心情一律很

好，绝不会平白无故地吵架闹事。房间里的东西原本就少，所以很容易收拾干净。完全空下来的时间是不多的，还是到街上和大家碰碰面吧，说不定还能结交几个朋友呢！想到这儿，卢西亚·桑塔去厨房拿了小凳子，把散下来的头发简单盘了个发髻，换上件干净的黑衣服便下了4楼，来到大街上。

每一排简陋公寓的前面都有一个宽阔的活动广场，每个广场都有一批自己熟悉的固定女伴。一到傍晚，这些妇女们大都会穿着耐脏的黑衣服，坐在凳子上或箱子上，一边闲话一边手里忙个不停。她们的话题要么是回忆远古的历史，要么争执着社会道德和法规的问题，常常的，她们还聊起自己逃离了多年的意大利南部山村生活的父辈……所有这些都是妇女们发挥想象力的最佳素材。而且，她们喜欢设身处地地幻想，如果她们坚毅刚强的先辈们面对着她们今天的一切，他们会怎么样呢？她们的母亲也会有一双和她们一样敏捷而粗壮的大手吧？或者她们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受到惊吓时发出的叫喊声中都掺杂着一些美国腔调？……诸如此类的问题她们可以无限地发挥下去。

说起各家的孩子，这些妇女们就像谈论着遥远的陌生人一般。天真单纯的孩子们在这块新土地上的腐化堕落是她们时谈时新的话题，因为每个女人的丈夫和孩子人数随时都有可能发生变化，这是这块新大陆给这些纯洁的人带来的污点，能叫她们怎么办呢？就像住在31大街拐角处的菲利西雅吧，她母亲亲自给她写信，说她的教母已经病入膏肓了，让她马上回来看她最后一眼，但那个姑娘却怎么也不肯因为此事而缩短自己的蜜月旅行。你说这到底算个什么样的人？……她实际上是一个妓女。不，不，这可绝不是她们在乱嚼舌头，是菲利西雅的生身母亲亲口告诉大家的。……和她结婚的那个男的也不是什么好东西，除了穷不说，还根本不理睬父亲要他再等一年的要求，而是迫不及待地结了婚。哎呀呀，这是多么大逆不道的事情呀。……要是在意大利，人们根本不会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起码，那个父亲会把自己不听话的逆子杀死的，真的，他会杀了他。那个女儿呢？如果还在意大利——尽管那位教母在孙子孙女的安慰下已经大病痊愈了，菲利西雅的母亲在这件事过去3年之后仍用颤抖的愤激语调发誓说——她一定会把这个不顾羞耻的女儿追回来，就是拖着她的头发也要把她拖到医院的病床前的。哎，意大利，意大利，前提是这一切发生在意大利。

利。……在她们眼下生活的世界里，一切都变化那么快，世风一日不如一日。到底是什么样的疯狂让她们离弃了养育自己的故土呢？要知道在那里，父辈的要求和年老的母亲们可具有绝对的权威，孩子们只有俯首听命的份儿。

而在这里，每个角落里都滋生着傲慢和反叛、自我英雄主义、无穷无尽的苦难、孩子们滥用着带美国味的意大利语随口骂着“他妈的”、“见鬼”等等粗话——在意大利语言中，那些词的本意是指剃胡子时用的皮带，可惜没有孩子知道这种含义了。每天晚上，这样热闹的闲话场景都会上演一回，一直说到每个女人呵欠连天才告结束，然后她们各自回家睡觉。——该死的美国！妇女们无一例外地对这片陌生的国土骂骂咧咧的，但在每个这样热烈谈天的盛夏夜晚，她们的语调中又充满着一一种无限的希望，这是在自己的意大利故土上从来没有听到过的生气勃勃的声音。不管美国怎么龌龊，道德如何败坏，但毕竟，她们在银行已经有了存款，孩子们也都学会看书识字了，如果一切顺利的话，她们的孙子们说不定还有可能当上大学的教授呢。如果仔细聆听她们的对话，你会发现，其实这些妇女对自己视如粪土的美国风俗都怀着某种负疚的忠诚呢。

事实上，和她们生于同一个房间、死于同一个房间的祖辈父辈们比较起来，这些从意大利山区出来的乡村妇女都更喜欢纽约这个大城市里轰隆作响的钢筋楼房，更喜欢街道上沿着铁轨轰鸣而过的列车，更喜欢哈德逊河对岸远处山崖上闪亮的灯光。只是苦了孩子们，当大人在贫瘠而辽阔的山坡上不得不为谋生而辛勤劳作时，孩子们却受到了空前的冷落，他们大都在一种孤独封闭的时光里度过了童年。

然而，正是这种大胆和冒险解放了他们，尽管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在美国平原上闲庭信步地享受过，也从来没有对脚下那片真实的土地产生过什么感情，但他们却是当之无愧的开拓者。他们迁移到这片令人伤心的荒凉之地，周围的人群是陌生的，语言是陌生的，孩子们也似乎都变成了与自己种族不同的另类。但这些，都是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在逐渐热闹起来的喧嚣声中，母亲卢西亚·桑塔却保持着沉默。也许，她是在等待她的铁杆“同盟”齐亚·卢西的到来；也许，她想先坐下来好好喘口气，准备为接下来好几个小时的唇枪舌剑积蓄力